

今年年初，海曙区文物管理所的青年学者周东旭，将办公室搬到了鼓楼。

一偏头，就能透过古朴的窗棂，看到鼓楼之下的车水马龙。

身居巍峨厚重的鼓楼之中，他忽然来了兴致，一头扎进故纸堆，写下一篇文章《海曙楼之谜》。

我也试着站在高耸的鼓楼顶层，俯瞰整个宁波城。

尽管早已看不到清代诗人李调元笔下的“江中船出海中去，洋外帆从天外来”，也感受不到清人施琅的“高立甬城楼上望，海船齐趁暮潮来”。

但那如织的人流，鼎沸的市声，何尝不是另一种海浪潮声？

记者 陈也喆 通讯员 周东旭/文
记者 崔引/摄



宁波鼓楼那些事儿

【铜钟与救火会】

【王安石与谯楼】

鼓楼，初名谯楼。谯楼，在《辞海》中的意思是，古时城门上的瞭望楼。

“谯楼鼓角晓连营”，这是元代诗人陈孚的诗句，说的就是宁波的鼓楼。

筑城的时候，必建谯楼。这是汉代遗风，谯楼内一般悬有巨钟，晨昏撞击，使老百姓听了顿生敬畏之心。

“门上为楼，以望曰谯”。宁波城的历史，就是从鼓楼的第一块砖开始的。

谯楼上一一般有刻漏。漏是指带孔的壶，刻是指附有刻度的浮箭。

在没有钟表的年代，古人用刻漏计时，而城中谯楼上的刻漏，是老百姓心中的标准时间。

唐代白居易就有诗句：

丝纶阁下文章静，钟鼓楼中刻漏长。

与白居易同时代的唐彦谦在《叙别》中写道：

谯楼夜促莲花漏，树阴摇月蛟螭走。

莲花漏也是一种时漏，宁波鼓楼上的刻漏是不是有过莲花形状的，早已无从得知。

宁波的鼓楼曾有一个刻漏，是北宋的铜刻漏，是千年来世界上罕见的大型计时器。

它主要包括：三个方水壶，一个受水壶箭刻，报时铙钟。刻漏是以水的流体力学原理，推动受水壶内的标尺升降来计时。在古代，箭尺还刻有96格，每格为15分钟，能自动报时8下。

王安石还特意为鼓楼刻漏作了一篇《新刻漏铭文》：

戊子王公，始治于明。丁亥孟冬，刻漏具成。追谓属人，嗟汝子铭。自古在昔，挈壶有职。匪器则弊，人亡政息。其政谓何，勿棘勿迟。君子小人，兴息维时。东方未明，自公知之。彼宁不勤，得罪于时。厥荒懈废，乃政之疵。呜呼有州，谨哉惟兹。兹惟其中，俾我后思。

那一年，是北宋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，鄞县县令王安石走马上任，写下这样一篇铭文。

这位著名的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文学家，站在雄奇巍峨的鼓楼上，大概不仅仅想为刻漏作铭文。

他是借刻漏为隐喻，表示自己处理政事的决心也要像刻漏一样“勿棘勿迟”，要以刻漏勤于报时的精神来管理政治。

这实际上是王安石决心改革的誓言书。

岁月更迭，旧物早已不复存在。

走进鼓楼，进门左侧有后人仿制的新刻漏铭文和刻漏，仍在寂寂岁月中，无言话沧桑。

【赵构与奉国军楼】

宋朝，鼓楼又被称为“奉国军楼”。说起来，跟小康王赵构有关。

当年，金兵入侵中原，赵构为了逃避金兵，从杭州一路落难，逃到宁波。

相传，赵构被金兵穷追不舍，眼前是高耸入云的宁波鼓楼，他无路可逃，只能暂时躲进里面。

忽然天象大变，云雾中出现唐时为抗击安禄山叛军，坚守抗敌而殉国的张巡、许远、南霁云、姚鼐、雷万春五人。

他们挥舞着大旗，身穿戎装，腾云驾雾前来救赵构。这个时候，金兵追到了鼓楼，却见蛛网密布，一片荒芜，以为无人进入，便往其他地方找去。

赵构这才幸免于难。之后，他成为宋高宗时，下诏追封鼓楼为“奉国军楼神祠”，并在祠中为这五位救命恩人塑像祭祀。

明代万历年间，奉国军楼毁于大火。



【杜甫的爷爷与海曙楼】

1585年，万历十三年乙酉，时任宁波太守的蔡贵勇重建鼓楼，取名为海曙楼。

当时，有一首广为流传的《海曙楼》诗，由沈明臣所作，沈一贯为记，董大晟为赋。诗云：

太守新成海曙楼，风光胜绝古明州。八窗晓射扶桑日，五夜晴披折木流。戍鼓沉沉催万户，漏声点点滴千秋。丹山赤水高深处，惟有甘棠咏蔡侯。

沈一贯是布衣诗人沈明臣的侄子，也是万历朝的首辅。他还写过一篇《海曙楼记》：

楼之称海曙也，善哉！明受天命，厄阻僻隅，咸之乎光明，穷溟渤所至，浮天凿空而来，矧是东夏朝夕之池，襟带之国，长安之日，在骥首上者哉。而自壬子来，鲸蛟蹈扬，使我震荡，则楼实为戎府。肃皇震怒，爰整大旅，然后两仪剖，清浊分，民乃筑室返畔。又廿年而始有今日，德厚而慈洽，法明而政平。吏吾土者，大抵惠和洁廉，忧劳吾小民，故民如瞻之始睹，偃之始转，日之新出于扶桑暘谷间也，而是楼以成。愿自今官我者一永怀明德，除我丰菲守突之扰，而楼乃尊安喜肆，无幢节魏武之扰，而东向巨浸，长耀其华丹，是所为名海曙哉！

按照沈一贯的意思，海曙楼之名，是取自海定波宁、沧海为曙的典故。

可是，关于“海曙”这个名字，还有一个版本，说是取自杜甫的爷爷的一首诗。

杜甫的爷爷名叫杜审言，他写过一首诗《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》：

独有宦游人，偏惊物候新。
云霞出海曙，梅柳渡江春。
淑气催黄鸟，晴光转绿蘋。
忽闻歌古调，归思欲沾巾。

其中“云霞出海曙”一句，据说就是海曙楼名字的由来。不过周东旭认为，这也许是后人的牵强附会。

一方面，沈一贯的《海曙楼记》里对此并无一星半点的记载；另一方面，杜审言的诗描写的是江苏常州的春景，与宁波并无关联。

千百年过去了，昔日古城早已踪迹无存。唯一仅存的鼓楼，成为宁波历史上正式置州治、立城的标志。

登上鼓楼的最顶层，可以看到宁波独一无二的自鸣钟。

巨大的钟面，醒目的指针，走时很准。旧时，老百姓总用自鸣钟的时间对表。

自鸣钟的下方，挂着一口硕大的铜钟。据说撞响铜钟，音色洪亮，苍茫悠远。

可是如今，钟身却被尘土掩盖，用力擦拭几下，才能依稀辨认出上面镌刻的文字：

宁波警察厅警钟，民国九年巧月，厅长林映青督造，商会会长费绍冠重造，甬江顺记厂承造。

周东旭翻阅1936年10月21日的《申报》，发现了这样的记载：

城区第二次防空演习于十八日正式举行，经六日来之努力宣传，故人民对于防空常识多数认识，秩序颇为良好。中午十二时零五分接敌机自杭侵袭警报后，全城立施戒严令，防空部队全数出发防范。二时三十五分飞机六架已临甬埠，由各工厂竞鸣汽笛，同时鼓楼上之警钟亦大鸣，全部交通阻断，商肆亦闭门停业，空气紧张，直至三时四十分敌机去远，始恢复常态。晚间又接假想敌机夜袭警报，举行灯火管制，全城电炬尽灭，特别戒严，人民闲居不出，十时后又恢复。此次演习因组织严密，事前又因宣传得力，故经过情形良好，为上次所不及。

由此可见，这个铜钟在防空演习时曾发挥不容小觑的作用。

铜钟旧时用于军事报警，鼓楼相当于瞭望台。一旦发现敌情，就可立即敲钟通知城内军民做好战斗准备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这口铜钟还曾是老宁波人的119。

今年84岁的王钟灵老人回忆，她小时候常常跟着弟弟妹妹去中山公园玩。

去中山公园的路上，必经鼓楼。小小的她，每每仰望鼓楼，总感觉伟岸神秘。

那时候宁波城区很小，房子多为木结构的低矮平房。

站在鼓楼上，整个宁波城，尽收眼底。

上世纪40年代以前，没有电话，更没有119、110，哪里发生火灾，就要敲响铜钟。

先敲钟15秒，再按照全城所划的辖区，分别按预定的信号以每10秒间隔报警。

当时宁波城区分为海曙、镇明、江东、江北四个辖区。比如火警发生在海曙区，就连敲两下，发生在镇明区连敲三下，之后救火会的人，就会赶到那个区域灭火。

救火会，相当于现在的消防队。但人员极少，而且设备简陋。

靠人力拉的三三辆救火车、十几副木制水桶担、七八把救火斧和几条消防带，就是救火会的全部家当了。

那时候的大户人家，家里往往有一口井，家门口写一个“井”字，救火会就去有井的人家取水救火。

这是从清朝延续下来的火灾报警方式，所以救火会的人都头戴清朝士兵的帽子。

乾隆年间湖南巡抚制定的《救火事宜》规定：“于城中极高极中之处，派兵役二名，轮流值日。楼上瞭望，见火警即行吹号或撞钟鼓，闻声即各处以号，顷刻四达。又办马夫四名，驰马速报各官，夫役兵丁登时聚集。”

如今，铜钟声已不再有如此深重的担当，在历史的回响中，鼓楼，就像一位谦卑慈爱的长者，默默守护着宁波的百姓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《四明谈助》（增订本），[清]徐兆畧著，桂心仪、周冠明、卢学恕、何敬求点注，宁波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